

我的报纸情缘

陈仲伟

我对报纸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与报纸结缘，最早是在我家的墙壁上。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吃完饭，在昏黄的灯光下活动时，无意间浏览到墙上糊着的报纸，总有那么一小块内容吸引到我。我全神贯注地读着，觉得有趣极了！那上面的新闻、评论和文章，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很匮乏，书籍报刊并不算充足。因此，在我看来，我家墙壁上糊着的报纸，便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报纸了。从那几张报纸上，我知道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知道了海湾战争的消息，还读到了本县一个老师的文章，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那时，我想，如果我能像这位老师一样，有朝一日也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那该多好呀！

直到我上了师范，似乎报纸才渐渐多了起来，我开始收集报纸，其中大多是《固原日报》。偶有一两张《宁夏日报》，更是被我视为珍宝。忘了那几张报纸是怎么来的，我只记得将那上面的内容正反两面看了个遍，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放过。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上面写的文章，后来才渐渐知道，专门刊登文章的这个版块，有一个洋气的名字叫 副刊。这几张报纸我到现在还保存着，搬了几次家，也没舍得丢掉。

时间一晃来到了2015年，这时的我依然一直坚持着阅读，已是文学爱好者。动手写作，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那年的愚人节，从两个文友的口中得知，我有一首小诗已发表在《中卫日报》。从他们转发的电子版中，我欣喜地看到了自己写的那首诗 《登南山山有感》。二十个字：脚下古城伏，胸间白云绕。试问天下人？谁与我争锋。这首小诗像个瘦弱的小狗，瑟缩在另外几个人的 鸿篇 之下。但它又像暗夜中的一束火把，在我的胸中熊熊燃烧，久久都不能熄灭。遗憾的是，当时我只保存了电子版。等好心文友提醒我该保留纸质版时，已经很难找到当天的报纸了。后来，我才知道学校也一直在订《中卫日报》，但我翻遍了各个部门的报纸，包括图书室和阅览室，也没有找不到那张有我诗作的报纸，托别人在其他单位找也未能如愿。那年，我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大多都在《中卫日报》。我开始有意地去收集报纸，不等学校收报员给各部门分发，先在门房找到刊有自己作品的报纸，好留作纪念。但那年4月1日的报纸，一直成了我最想得到的一份。毕竟那是我首次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实现夙愿的一天，尽管那首小诗在现在看来显得幼稚。记得那天，我还在QQ空间写下这样两句感言：只要你不愿弄生活，那么生活也不会愚弄你。

人真是奇怪，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便越想得到。我对于那份4月1日的报纸便是如此。好在我搜集报纸的渠道渐渐多了起来，可以在学校门房找，也可以托朋友在他们的单位找，还可以到县图书馆去寻阅。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到收废纸的地方去碰碰运气？说不定能找到刊登我处女作的那份报纸呢。听说市场里有位老人经常收售报纸，我便打听前往。等我说明来意，老人很是慷慨地允许我在报纸堆里翻找。但时间一长，他便有些厌烦起来，他说从没见过像我这样买报纸的。我许诺他，如果找到我需要的报纸，一张给他八块钱（他的报纸一斤卖八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竟真的在老头的报纸堆中找到了一份2015年4月1日的报纸。我惊喜地跳了起来，在老人惊愕的表情中，我又称了他十斤报纸。老人该是从没遇到过我这么大的买主，顿时喜笑颜开，一个劲给我竖大拇指：不愧是个戴眼镜的，一看就有文化，不然怎肯花这么多钱买一堆过期的报纸呢？！

每当生活感到无聊时，或者阅读和写作遇到压力或障碍，我都会拿出那些收藏的旧报纸翻一翻，看一看。见到它们，就像见到了老朋友，倍感亲切和温暖，顿时又有了一股前进的动力。

报纸与老百姓的生活亲密无间，记忆中的报纸与我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那个年月，母亲常用过期的废报纸糊墙和窗户，姐姐用它们来剪鞋样儿或擦玻璃，亲戚之间用报纸包油饼送给对方，每一样回忆起来，都是那么温馨和令人迷恋。

报纸不仅物美价廉，且内容丰富，装满了新闻、政治、历史、文化 我爱报纸，更要报纸的副刊。

杏花是粉白色的，像墨色靛蓝的水粉画一样，微雨蒙蒙下，杏花湿漉漉的，有一番别致的美。

在城东老楼居住的时候，我总能看到杏花。楼下的草坪上隔四五步一株，虽然都是分散的，但是，我却愿意把它们叫作杏林。每到下雨的时候，端杯热茶，倚靠着窗，看微雨中的杏花，就有一种说不明道不出的意境。杏花是惹人怜爱的，它的花瓣小巧，轻盈若雪，纤若薄纸。微雨下，每一瓣小花都坠着雨滴，一经风吹，就簌簌而落，让人想起撑伞看落花的场景。

城东老楼前的广场，被杏花包围着，到了三月份，杏花结着像襦裙似的花蕾，几场和煦的春风后，它们就一起盛开，粉白粉白的如诗如雾，有着沉静古朴的气韵。杏花，有人把它比作乡村邻家的女孩儿，有着草木纯朴的气质。

而我的老楼，也有这样的一片杏林，人们坐在杏花下，连吞吐的气息都是甜润的，一朵朵杏花安静地在枝上盛开。有小孩子骑

宋代有一隐士廉之如，因早年应试没有考取功名，后来在青山绿水间建了一个茅庐，过上了山间隐居的生活。廉之如的住所内藏有很多书卷，每次有朋友来拜访时，他们都会在万卷书本前促膝而谈。

有时廉之如也会远游访友。有一次，他远赴江阴访一故旧，近室而门已开，故人笑迎而出。他诘问：我没有捎信给你，你怎么就知我来呢？ 故人答道：远闻其香，而知君至矣！

这就是闻香识人的典故！

闻香识人，多么美好的境界，既证明了知己的可贵，也证实了人品的崇高。

明代屠隆说过：和香者，和其性也；品香，品自性也。说到底，香，和自己的人格品性有关。

闻香而识人知人，所凭借的，不是庭花之香或者书卷之香，而是一种内在的潜质和人格魅力，也就是从灵魂深处散发出的 香。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生长其中，都若一朵盛开的花。有的花，素

种下一棵树(组诗)

写给植树节
 李川

把那些春风运来
 把那些春雨运来
 把那些泥土运来
 我要种下一棵树

把那些铁锹取来
 把那些锄头取来
 把那些铁铲取来
 我要种下一棵树

种下一棵树
 让它们慢慢生长
 扎下根就不再轻易动摇
 种下一棵树
 让它们经受风雨
 把参天的梦想引向明天

爱护一棵树
 爱护一棵树吧
 爱护它身上的一枝一叶
 爱护它被温柔的春风
 轻轻捧起的脸庞
 爱护一棵树吧
 爱护它身上的那些鸟鸣
 它们唤醒了我们美丽的清晨
 也真诚守护着我们宁静的黄昏
 爱护一棵树吧
 爱护它身上一直披挂着的阳光
 风雨只是过客
 没有谁能阻挡它最顽强的生长

学习一棵树
 学习一棵树
 就要学习它一直拥有
 内心强大的春天
 学习一棵树
 就要学习它一直保持
 朝气蓬勃的姿态
 学习一棵树
 就要学习它一直藐视
 风雨雷电的侵袭
 学习一棵树
 就要学习它一直践行
 成为栋梁之才的抱负

杏 花

高玉霞

着独轮车在杏林下穿梭，很是快乐；三五成群的老人，在小区石桌旁，观棋而坐，棋子落下时，偶尔一瓣杏蕊也正缓缓地随风飘落，这样的景致，极美。

杏林的美，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在于其气韵与意境，更在于一段记忆。

那年，我生了场重病。从医院回来后，心情很是低落，生病的人想得多，免不了多愁善感。低落的情绪不仅仅在身体上，更多的更在心灵上。那段时间每吃完饭，我总会一个人去杏林，仿佛只有闻着杏花的香气，我的心才会沉静恬淡。杏林虽小，但茂盛、静谧，颇有些禅房花木深的感觉。我在杏林里坐着，闻着幽幽的花香，听着阵阵鸟鸣，捧书而读，一时间仿佛尘世的一切都忘记了。杏

闻 香 识 人

马庆民

雅馨香；有的花，清淡无味；有的花，香气扑鼻；有的花，虽姿色可人，形态妩媚，却徒有其表，闻起来让人扼腕叹息。其实那种真正本色的香味，总藏在容易为世人所忽略的皮相下。

如何逢到一朵香味相近的花，往往需要我们能够 闻香识人。

而真正有香的人，对周围的香 会有着如同自身一般的挑剔 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宋朝，当时的皇宫、寺院和衙门等正式场合，按规矩往往要使用 衙香。而市面上衙香的香方，几乎都以沉香为主，彰显官家威严富贵、凝重沉静。

可是苏轼偏偏不要这样的架子。他决定自己动手改良，不使用众香之首的沉香，而是以檀香为主，辅以乳香、玄参、麝香等制成，用料更趋精简、朴素。

一番折腾之后，等到他再次燃起衙香一炉，只觉缕缕香气中，有檀香和乳香结合的清幽暖甜，让官署办公不再那么冷冰冰；也有玄参中保留的一丝文人清苦，不改其志。

闻香识人，方见人之本色，苏东坡

的 坦途不问富贵，贫贱不移性情，一览无余。看似是一炉香，照见的却是一颗鲜明生动的灵魂，千百年后，依然摇曳动人。

香，是自然之气，是感性的沁出；香，是智慧之源，是理性的积淀。当感性和理性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汇聚和升华，就成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喜欢什么样的香；喜欢什么样的香，也会促使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一时间没有寻到喜欢的香，或是没等到那个赏识自己香的人，大可不必难过，也不必焦虑，只需要在心中修篱种菊，安静地成长，默默地蓄积生命的香氛。总有一天，你的举手投足，会释放出本色的风采，你的一颦一笑，会散发出灵魂的香味 即所谓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这世间，有人清醒通透，就会喜欢冷香；有人热情洋溢，内心倾向甜香；有人温和恬静，更钟情于清香 那独一无二的人，究竟想识得什么样的人，又想成为什么样的 香 呢？

雨 水

钟慧梅

雨水不一定有雨。此刻，阳光正从澧水左岸的楼道间升起，一层层金光游走的水波泼墨般晕染开来，大块大块的金黄从河心漾到了河岸；垂柳摇曳的影子，时而在水里，时而在岸上，如顽皮的孩童，嬉笑间，打开了半个春天。春心萌动，我和先生欣然带着正儿去踏青。

一路上，有雁群从头顶飞过，留下些许鸣叫在耳鼓萦萦回响。红梅，香气和清新的马路，在脚下欢快延伸。我们像一只脱线的风筝，翩跹在二月的微风里。

在天门山下，金黄的阳光被渲染成了橘色的光晕，一寸寸攀附在高高低低的山岚间，然后慵懒地透过天门洞，散落在远远近近的芦苇上，四周煎成一片深浅不一的枯黄。薄雾和着光晕，从山与山的缝隙里冒出来，从容不迫地穿过山洞，弥漫山尖，山腰和山脚。随意游走的花影自然而然地把山脉分成浓淡不均的层层叠叠来。这样的景致，大抵只有在雨水前后的张家界才可以领略。

油菜正当时。绿油油的叶面大片大片地覆盖在大地上。花朵也开始三三两两地吐出了金子，点缀田园。

风从天门山顶笔直地走来，和我的风衣、头发纠缠不清。我们迎着花香，漫无目的地行走。走着走着，阳光就没了。如一些故人。云层开始变重，像一床厚厚的棉被，挤压大地和我们。光却异常的炫目，天空亮晃晃的。大地也亮晃晃的。我们在亮晃晃里寻找春天。

远处，树木并不见返青。只有近处少些的草芽不管不顾地冒出头了。一层薄薄的绿意，若隐若现地洒在泥土上和我们的眼睛里。视觉并不过瘾。

情绪有些低沉，失落像一盘散沙，慢慢汇聚在思绪里。

越往前走，越冷。再走几步，居然有了一丝雨的凉意。这也难怪。南方的春天，不来几场绵绵细雨那就不叫春天了。更何况又时值雨水时节。遇雨，也必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返程时，陪正儿去那家巷看老火车。小站在巷子尽头。先生把车开进去的时候，巷子瞬间就被挤压得满满当当的了。越往里走，越窄，穿过窄道，就到了小站。几条泛黄的铁轨纵横交错地斜躺在芦苇丛里，像个失血的老者，蹒跚地走向远方。大片大片的农家枕着笛声入眠。

这是正儿喜欢的。我觉得无趣，便找了一片草丛，坐下来看天。

群里，梅一正在讲诗。这期《雨水》的题我还没有写。其实并非我不写，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写。在我看来，雨水，它就是一个季节轮回罢了。我与它似乎并没有多少关联和交集，要非得扯上什么，那就是，它一到，我又老去了一岁。

梅一并不认同我的话。雨水没有下雨，我的情绪是枯竭的。生活在枯竭里呐喊、攀爬。白炽灯直射下来，和电脑屏幕的光交织在一起，晕染了一个又一个午后黄昏。文字、表格像一只只吞金的兽，鼓着眼睛，张开血盆大口，密密麻麻地围着我。目光打着疲劳的双闪，在暗夜惊醒。

这样的状态，岂能有诗？梅一却说我是懒惰。我到底不是她。她住在乡下。红的花，绿的草，自由的空气和温柔的夜色都是她的。她无拘无束地写诗，种田，发呆，做夜的打更人。我只能隔着屏幕投去羡慕的眼神。天空依然明朗，周围一片枯黄。正儿还在聚精会神地观察他的老火车和铁轨。春天并没有因为雨水的到来而早早地来。不过，只要风在吹，谁又能挡住它要来的脚步呢？这不，我们一进小区，就发现院子的栅栏里，一丛小小的野花开得正香。看，春天。正儿欢天喜地地说。

在春光里慢慢地走

杨兴华

我知道，所有的邂逅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就如同此刻阳光伸出慈祥的手，抚摸万物街边的桃树，举起一个个小拳头一只粉色的蝴蝶站在枝头上振翅欲飞，田野上小草儿悄悄地探出头来四处张望大地已经为种子们铺好了又松又软的温床几只风筝拉开蔚蓝的天幕孩子们放飞歌声的翅膀河畔公园里，欢乐像一枚枚跳跃的石子，在水面上飞多么好啊，徜徉在这徐徐铺开的春光里，为此我愿付出更多的疼痛在春光里慢慢地走，把自己流放在这广阔的温柔中如一个幸福的囚徒



知足常乐

听着她们窸窣的踏着草叶的声音，知晓黄昏已来临，各家各户的饭香将渐次飘出。而我的爱人也定会厨房里已在为我忙碌着，他正在做着我爱吃的炖鱼或煲汤。

后来，我卖掉了老房子，搬离了杏林。雨下得丝丝缕缕时，我总想起杏林，仿佛怀念一位故友。

有次下雨，不大，牛毛一样，我没有带伞，小区的广场很安静，几乎没有人在杏树下走动，一瓣瓣杏花被风雨淋湿，如雪一般飘零在小区的石桌石椅上。我鞠身一朵一朵拾起这些花瓣，把它们装在一个布袋里。回到家，我细细地将花瓣洗净，放在茶盘上晾晒。干后，泡茶的时候，我总会丢进茶杯几朵，看着杏花在茶杯中静静绽开。这样的茶，这样的雨天，连房间都弥散着淡淡的香气。

斜风细雨湿杏花，杏花和雨天总是很配。每到雨天，人就容易忆旧，那些久违的记忆就如一股脑儿袭来，在湿漉漉的有着淡淡忧伤的日子里，我总会忆着杏花，那里有人生缕缕的甜。